读史札记

刘宝楠《念楼集》版本研究

张连生

一、刘宝楠《念楼集》的学术价值

刘宝楠，字楚桢，号念楼，江苏宝应人，生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五岁丧父，由母乔氏教育成人。曾就学于其从叔父著名学者刘台拱，以学行闻名于乡里。嘉庆十一年应试为县学生。为诸生时，与仪征刘文淇齐名，人称“扬州二刘”。嘉庆十九年以后，刘宝楠在扬州地区一边授徒教学，一边从事学术研究，同时也多次参加科举考试。

道光十五年，刘宝楠乡试中式，道光二十年成进士，授直隶文安县知县，后又调任元氏、三河县。他所官之处，访问民间疾苦，兴修水利，消灭蝗虫，精简讼狱，社会秩序安定，故被人们称为“循吏”、“安静吏”。咸丰五年，病故于三河县任，时年六十五，归葬于宝应城北之黄塍沟。

刘宝楠著有《论语正义》二十四卷、《释谷》四卷、《汉石例》六卷、《宝应图经》六卷、《胜朝殉扬录》三卷、《文安堤工录》六卷，另有学术笔记《愈愚录》、诗文集《念楼集》等。刘宝楠的前几种著作在学术界影响较大，至于他的诗文集，虽然在一些刘氏的传记中作了简单介绍，但是大多语焉不详，连诗文集的卷数，也说不清楚，《清史稿·刘宝楠传》甚至只字未提到他的《念楼集》。

刘宝楠在世和身后，其诗文集都曾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其书名有时称为《念楼集》，有时称为《韫山楼诗文集》，有时称为《刘宝楠诗文》，有时称为《刘楚桢诗文稿》，而以《念楼集》为书名者较多。

《念楼集》收录了刘宝楠所作的各种体裁的诗歌三百余篇、杂文八十余篇。诗歌有五言，有七言，有律诗、绝句，有乐府民歌；有的被阮亨选入《琴言集》，有的被王豫选入《群雅二集》，有的被黄锡麒收入《蔗根集》。其杂文有论、议、序、记、书事、书启、书后、考、状、表、铭、碑、碣、传赞等。刘宝楠的师友如伊秉绶、伊念曾、黄盛修、钱之鼎、阮亨、潘文铬、李周南、应让、刘文淇、汪喜孙、卞荣贤、吴文镕等人在各种版本的《念楼集》上留下了许多题识，这些诗文和题识对于清代文学史和扬州文学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刘宝楠撰写的许多序跋文章之中，记载了有关扬州、宝应地区明清时期文人创作的情况和文学作品的流传、汇集以及散失的情况，如《旧业堂集序》、《象求集序》、《黯然集序》、《平山秋集图序》、《味真阁诗抄序》、《研秋斋诗略序》、《吴贡士集序》、《暂园吟序》、《清芬集征文启》、《碧虚斋吟草书后》、《李西园先生诗集书后》等等，都有助于扬州地方文学史的研究。

同时，《念楼集》作为一种历史文献，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念楼集》中保存了大量

[收稿日期] 2005-9-20
[作者简介] 张连生（1947-），男，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扬州 225002

反映刘宝楠个人经历、学术、思想活动以及清代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社会历史的资料。其中既有研究刘宝楠生平事迹、人际交往、人生态度、学术思想的资料，也有研究清朝扬州和直隶文安县、三河县等地区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

总之，刘宝楠的诗文无论是在研究文学方面，还是在保存史料、考证学术、经世致用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价值。正如戴絅孙《念楼集序》中所说："祀覈乡祠之典，志仿《华阳》，兵伤海国之防，鉴存明代。疏惩谷氏，补《三案》之遗文；误正阎君，考《四书》之《释地》。取乔侍读之议，慎起河堤；上朱司空之笺，力筹湖运——凡诸钜制，可称经世之宏模；即彼余篇，无愧立言之茂矩，此君文之与古会者也。"

二、《念楼集》现有版本分类

刘宝楠的《念楼集》至今尚无一种比较完整的刻本，而稿本与抄本却流传广泛，且情况复杂。孙殿起的《贩书偶记》著录了三种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重民先生所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了五种版本，《江苏艺文志·扬州卷》著录了七种版本，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灵年、杨忠先生主编《清人别集总目》著录了十种版本，中华书局出版的柯遇春先生编著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著录了十四种版本。仔细分析一下，这些版本大约可以分为六类:

(一) 全集本

有一些《念楼集》的本子可以称为"全集本"，分为正集和外集两部分。正集都是八卷，内容大致相同，四卷为文集，四卷为诗集。而外集卷数则有所不同，有的分为三卷，有的分为二卷，有的则不分卷，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藏抄本和扬州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分为三卷，国家图书馆分馆藏刘韩斋校对本、上海图书馆藏胡玉缙校对本分为二卷，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的"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则不分卷。其实，这些外集的内容也是基本相同的，都是分为诗歌和杂文两部分，只不过有的按照诗、文两大类，将它们分为两卷；有的把诗歌部分又一分为二，变成了三卷；有的则根本不分卷而已。

(二) 八卷本

南京图书馆藏的善本《念楼集》中，有一种是带有孔继鑅、包慎言等人的批语八卷本(以下简称"孔批本")，其中仅有正集，并无外集，前四卷为诗集，后四卷为文集。

(三) 文集四卷本

南京图书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藏的善本《念楼集》中，都有一种四卷本《念楼集》，其中收录的都是刘宝楠所作的杂文。

(四) 诗集四卷本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念楼集》中，都有一种四卷本《念楼集》，其中收录的都是刘宝楠所作的诗歌。

(五) 初稿本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藏的《念楼诗稿》本、国家图书馆分馆所藏的《刘楚桢诗稿》本、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藏的《韫山楼诗集》本，都是刘宝楠本人手书的稿本，都不分卷，有的有刘宝楠的印章，有的还有刘宝楠师友的题识。

(六) 刻本与残本

几乎所有的目录著作中都没有提到刘宝楠诗文集的刻本，但是事实上刻本还是存在的，不过都是残缺不全之本，如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一种《念楼集》刻本，仅收入刘宝楠的诗六十四首，大多为诗集本中的第一卷所收的诗篇。又如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所藏的黄锡麒《蔗根集》刻本，卷八选收《宝应刘宝楠楚桢》诗三十二首，为一卷。另外，《念楼集》的抄本也有一些残本，例如国家图书馆分馆也收藏有《念楼集》残缺之本一卷，其中仅仅抄录刘宝楠的侄孙刘韩斋校对本《念楼全集》的第一卷而已。

三、《念楼集》的版本源流分析

《念楼集》的版本虽然多种多样，但是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各种版本《念楼集》的内容、题识以及序跋，就可以看出，刘宝楠的诗文集曾经历过一个先有诗集，后有文集，而后诗集与文集并存，最后形成全集的演变过程。

（一）《念楼诗稿》与《韫山楼诗集》初创阶段

刘宝楠的《念楼集》大约编成于嘉庆二十年（1808）当时刘宝楠刚二十五岁，在扬州汪氏家中授徒。教学之余，将自己写的几十首诗歌汇编成集，抄写成几册，先后送给师友伊秉绶、伊念曾、黄盛修、钱之鼎、阮亨、潘文辂、李周南、应让、刘文淇、汪喜孙、卞荣贤、吴文镕等人请正。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收藏的《念楼诗稿》中，有嘉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以上诸人的题识。例如其中潘文辂题："嘉庆乙亥中秋，遇念楼于邗上，承以大著见示，捧诵之余，敬跋数语。"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收藏的《念楼集》稿本，又称《韫山楼诗集》，扉页有"嘉庆乙亥三月宝楠识"等题识。此时，刘宝楠的《念楼集》还仅仅是一部刚刚形成的诗集。

（二）诗集与文集并行阶段

《念楼集》的文章部分的结集，约在道光六年至道光十九年之间，此时刘宝楠已经在诗集之外另行编成了文集，并且将诗集和文集分别抄送友人。当时梅蕴生还专门和刘宝楠进行了有关诗歌创作理论的讨论。如刘宝楠的后人刘文兴先生《宝应刘楚桢先生年谱》附《著作考》记载，他曾经见到陈援庵先生所藏五卷本《韫山楼集》中有："道光丙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后学梅植之谨识"的题识，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藏《念楼集》(诗集）稿本题识中有道光十五年杨铸、潘宗杌的题识，道光十六年徐宝善的题识，道光十九年金禺谷、黄竹云，康瑞伯、陆小岩同选订后的题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藏《念楼集》（文集）稿本中有包世臣的题识"辛卯（道光十一年）人日安吴包世臣读过"，刘文淇的题识"乙未（道光十五年）重阳仪征刘文淇读"，孙应科的题识"丙申（道光十六年）中秋高沙孙应科读过"。

另外，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所藏一册稿本《念楼集》，看似不分卷，实际为四卷本，收录的全部都是刘宝楠的杂文，也能说明当时文集与诗集是分开单行的，其中有道光十八年至十九年在扬州任知府李璋煜的题识"诸城李璋煜读一过"，还有金望欣的题识"己亥（道光十九年）孟冬全椒愚弟金望欣拜读"，陈方海的题识"道光己亥（道光十九年）孟夏鄱阳小弟陈方海读竟。"其中陈方海还对几篇文章进行评论，留下多处批语。

《念楼集》的诗集和文集并行的状况，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存在。据国家图书馆分馆所藏《念楼集》抄本中刘宝楠的侄孙刘韩斋的题识说："先君得《念楼集》于叔俛伯，求前四卷，卒未见。余于甲子年得之祝三，又二年录副，合后四卷，成完璧。……丁卯（1927）夏四月韩斋志。"由此可知，宝应刘氏的后人刘韩斋的父亲，先从刘恭冕处得到八卷本的后四卷，然后直到1927年刘韩斋本人才从别人那里抄录得到前四卷，因而凑成全书。可见，此时刘宝楠的诗集和文集仍然有并存的现象。

（三）八卷本《念楼集》形成阶段

刘宝楠将诗集与文集合并成为诗文集，标志着《念楼集》的编写成熟，这是在道光二十年至道光三十年之间。道光二十年二月，刘宝楠最后一次奔赴京师应礼部试，当年正月，刘宝楠将自己的诗集与文集合并成为《念楼集》，送给好友孔继鑅、包慎言求批评，孔继鑅有《题念楼集即送念楼入都》诗八首，同时仔细阅读了《念楼集》，做了大量的批注和整理工作。包慎言也在其中用浮签形式分别对诗集和文集部分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八卷本《念楼集》中孔继鑅的题识可以证明这一点："庚子（道光二十年）春正曲阜孔继鑅拜读加墨。"其中还有梅植之的题识："尊集弟在寓斋未暇读，又迫于明日即南返，而喜君适来，惜不及一见，惆怅何如！辛丑（道光二十一年）之三月二十一日酉刻，弟梅植之记于旧刑部街云氏馆中。"

另外，文海本《念楼集》序中有孔继鑅的《题念楼集即送念楼入都》八首诗。落款为"道光庚子（二十年）人日曲阜孔继鑅初稿。"这些题识都明确地告诉我们，刘宝楠诗文合集编写的具体时间是在道光二十年之后。

作为刘宝楠诗文合集的《念楼集》的最后编定，大约在道光二十九年至三十年，因为戴絅孙在《念楼集序》中说："道光二十九年岁在屠维作噩圉如之月，昆明戴絅孙序。"而

刘恭笏、恭冕、恭絇所作《念楼集书后》中也说："家君自订诗文集，凡八卷。诗自嘉庆丁卯（十二年），迄道光庚子（二十年），凡古今体诗三百七十一首；文自嘉庆己卯（二十四年），迄于近岁，凡论、议、序、记、书事、书启、书后、考、状、表、铭、碑、碣、传赞六十四首。道光三十年六月朔男恭笏、恭冕、恭絇谨识。"可见，刘宝楠自订《念楼集》的最后定稿，大致是在道光二十九年至三十年之间，这时，离开孔继鑅批注《念楼集》已经有九年左右。

（四）《念楼全集》的形成阶段

这一阶段大约在咸丰六年至同治十三年之间。咸丰五年，刘宝楠去世以后，刘恭笏、刘恭冕（叔俛）、恭絇三兄弟继续将《念楼集》送给一些长辈和亲友阅读，并请友人精选、作序，打算刊刻成书。例如山阳丁晏《念楼集序》中说："丙辰（咸丰六年）九月，楚桢喆嗣恭絇来访，奉其先人诗文集将付之梓，而属序于余，余何敢辞？"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中央图书馆"藏本《念楼集》中有刘启瑞题识说："戊辰（同治七年）二月侄孙启瑞以又一清本对校，加签。"张炳堃的题识说："叔俛先生出视先德《念楼集》，属为选定。集中诗高者，直逼陶、谢，次亦不落盛唐以后。元圃积玉，无非夜光，本无瑕疵可指；间有取境稍平而无关于家国、身世之感者，除原删外，妄拟裁汰如干首，其存者则皆醇乎醇者矣。浅见如此，请还质之当世之深于诗者。同治十三年岁在阏逢阉茂三月下澣，当湖张炳堃校毕谨识。"可见刘宝楠的侄孙启瑞曾经做了校对工作，而刘恭冕的朋友张炳堃也曾经受委托选编过《念楼集》。

与此同时，一些人还注意搜集以往被孔继鑅等人删去的刘宝楠的诗文作品，以及散失在各处的晚年作品与零星篇章，从而编成外集，此后，社会上流传的多种《念楼集》抄本都有了正集和外集两个部分，因此被称为"全集本"。由于抄录者的粗疏，外集部分往往有不少与正集重复的文章，有的校对者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但却难以纠正。例如刘韩斋的题识中还说："又假外集录副迄，其文凡廿篇，其目已见叔俛伯注。入书眉者十四篇，重正集者二篇：《味雪斋文抄书后》、《与陆小岩书》。未入四篇：一、《研秋文略序》，二、《元氏文庙碑》，三、《三河文庙碑》，四、《平山秋集图序》。此四篇，盖意在入外集，不欲入正集也。后如刻集，当说明之。诗有内、外集均收者，至不易别。"

对于这种正集、外集并行的情况，刘恭冕等人并不满意，曾经打算重新编写《念楼全集》。刘韩斋在另一处题识中说："戊辰（1928），假祝三所藏清本，校并补录叔俛伯《书后》一页。依清本所改，此本应在先；然亦有此本改，而清本未及改者，盖随时翻阅，有不浃心处，援笔自改，而未能每册更定也。叔俛伯既言公'自订'，而又有所删并，盖将合内、外集为一集耳。"可见，刘恭冕曾经对《念楼集》作了一些校改与删并工作，并且有重新整理的打算。

刘宝楠的《念楼集》的刊刻问题一直有人关注，但是始终没有实现。刘韩斋的题识中说："将驰书刘汉怡（按：即'刘翰怡'，嘉业堂主人刘承 ），为刻之丛书中，遭乱，长江不通，此愿犹虚，姑志于此，以当息壤。丁卯（1927）夏四月韩斋志。"就是说，他打算将此书交给刘承 刊入《嘉业堂丛书》，因遭战乱而未果。

由于《念楼集》全书一直未能刊刻问世，社会上便出现了多种抄本，其中抄写的错误有时多到惊人的程度，所以，一直到刘恭冕去世以后，还有许多人从事刘宝楠诗文集的校对和搜集工作。如刘韩斋、孙人和、胡玉缙等。刘韩斋在《念楼集》抄本的一处题识中说："叔祖所作，叔俛伯力不能刻，假手于人，《宝应图经》脱落不可卒读。此本粘处悉脱，亦难定订。余目昏智短，然校此不敢忽略，自谓叔祖此集之功臣矣。校书卤莽，害人匪浅，知之者盖亦希矣。"时至今日，《念楼集》的整理和刊刻的任务还有待于我们完成。

四、《念楼集》的版本比较与利用

今天我们要重新整理《念楼集》，首先应该对各种版本《念楼集》的优缺点有所了解。

（一）手稿本

刘宝楠的《念楼集》虽然有多种手稿传世，但是都是内容残缺严重的。如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念楼诗稿》本，仅仅收录了刘宝楠早年（嘉庆二十年以前）的诗歌三十篇；国家图书馆分馆所藏的《刘楚桢诗文稿》本（在《贩书偶记》中称为《刘宝楠诗文》），仅仅收录刘宝楠晚年的诗文十六篇。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藏的《念楼集》四册稿本，其实并非同一种稿本，而是拼凑在一起的两种以上的不同稿本，不仅抄写的笔迹、行款格式不同，而且连纸质、版面大小都不一样。其中一种是《韫山楼诗集》本，单独收录诗歌，有杨铸、潘宗杌、徐宝善、金禺谷等人的题识；另一种则是文集本，专门收录杂文，有刘文淇、孙应科、包世臣的题识、批语。南京图书馆所藏的一册四卷本《念楼集》，也仅仅是文集本，其中仅仅收录了刘宝楠的杂文三十一篇，比全集本的杂文部分还少三十篇杂文。以上这些稿本，大多只是初稿，不仅内容残缺不全，而且尚未经过作者系统的整理，显得比较凌乱。而经过刘宝楠、刘恭冕等人系统整理，内容比较完整的应当首推南京图书馆所藏的带有孔继鑅批语的《念楼集》八卷本，简称"孔批本"。

（二）孔批本

孔继鑅批八卷本《念楼集》的优点有三：

1、有批语、签条。孔批八卷本用批语、签条的形式记录了孔继鑅、包慎言等人的修改和批评意见，便于我们了解刘宝楠的诗文曾经修改的情形。例如孔继鑅在《宝应图经序》一文之后批道："'然'字可去，'旅食'六句改存四句，便简净"。而其它版本的《念楼集》中，此篇序文果然均改为四句。又如在《清故修职佐郎候选儒学训导乔先生墓表》之后，包慎言批道："'高风亮节'四字，集中凡四见；'去国'二字，宜酌。"而其它版本均改作"风节清粹"、"直言去位"。

2、篇目较全。孔批八卷本将道光二十年以前刘宝楠的诗文，绝大部分都收入其中。孔继鑅对刘宝楠自编的诗文集，不仅提出许多具体修改文字的意见，而且重新分了卷。例如原有的《诗一》最后一首《杂歌》，书眉写有"接上并为一卷"；在《诗二》的第二十四首《郿城过汪孟慈故宅即寄孟慈都中》的书眉，写有"《郿城过汪》以下分为卷二"；在《诗三》的第十五首《仪征咏古》的书眉，也写有"《仪征咏古》以下分为卷三"。而其他的全集本，包括文海本在内，都是按照孔继鑅的意见分卷的。孔继鑅在许多诗篇的文字下面都发表了是否选留的意见，如"另存"、"删"等字样。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各种全集本的正集部分，基本都是按照孔继鑅的意见分卷，并且作了删改的，所以孔批本要比全集本的正集部分多出许多篇章。另外，孔批本正文用正楷书写，书首又有草书补写的若干诗篇。这说明，这种八卷本形成以后，又曾经搜集了一些散失的刘宝楠作品补入其中。

3、错误较少。孔批本大部分正文为楷体书写，字体工整，并非刘宝楠亲笔；而书中卷四有一部分草书的诗篇，乃是刘宝楠本人手笔，因此可以推测，孔批本《念楼集》虽由他人抄成，却经过刘宝楠本人审读、补充，仍然属于稿本。加上经过孔继鑅等人的评论、修改，因而文字错误较少。

4、有刘宝楠补遗的文字，如《书阎氏〈四书释地〉后》一篇的书眉，补录了一段刘宝楠有关"心广体胖"的考证：

> 心广体胖，郑注："胖，犹大也。"与"肥多肉也"解别。朱子意清修之士，岂必尽肥？遂易注曰："安舒也"。不知"安舒"乃"泰"字解矣。
>
> 案：此说不然。"胖"与"伴"同，《毛传》释《诗》"伴奂"云："广大有文章也"。"广大"解"伴"字，然"体胖"即"体大"，此与"肥多肉"之训何别乎？朱子云"安舒"，正是"胖"字引申之意，最为精妙，岂得以为"泰"字之解？其失一也。

这样的补文，是其他版本的《念楼集》所没有的。

但是，孔批八卷本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

1、没有目录、序跋。孔批本没有诗文目录，也没有收录任何一篇有关《念楼集》的序跋，连刘恭冕三兄弟所写的《念楼集书后》也没有。

2、缺少晚期作品。由于南京图书馆藏的八卷本《念楼集》是道光二十年孔继鑅"拜读加墨"的，当然也就缺少道光二十一年以后刘宝楠的诗文作品。据不完全统计，刘宝楠晚期的诗文大约有七十多篇，而书首补录的那几首诗，仅仅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孔批本中连《清故中宪大夫钦加兵备道衔河南怀庆府知府汪（汪喜孙）君墓表》、《清故优贡生候选儒学训导刘君（刘文淇）墓表》、《清故仪征县学生王君（王西御）墓表》、《黄塍沟先茔记》、《元氏县神只坛碑》、《元氏县八蜡庙碑》、《元氏县龙王庙碑》等文章都没有收录。《在中国版本文化丛书·稿本》一书中，有的学者认为孔批本是"现存刘氏最为完备的自定诗文集"版本，其实并非如此。

3、仍有缺字。孔批八卷本的诗文中仍然有一些空缺的字，如卷八《清故宝应县学廪膳生员汪君之铭》一文中，"葬君于城北三里"一句，空缺"北三"二字；"子四人：长诒孙，先卒，次孝孙、嘉孙、喜孙"一句，空缺"诒孙"、"嘉孙、喜孙"六字；卷四《月下得孟瞻书感赋时自都中将赴保定》一首，本来就是补抄于书眉，却又因为书页边缘破损而造成十余字的残缺，以至于在好几种《念楼全集》的抄本中，这首诗都出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空格，如果没有其它的版本参考，几乎无法读懂。

4、修改太多。孔继鑅、包慎言等人曾经受刘宝楠的委托，对《念楼集》作批评、删改。今天看来，他们对其中文字的润色和修改，确有许多精当之处；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经过反复改动，以至于难以识别原文，例如卷一第一首《东园即事》诗的第三、四两句，在多次涂改以后，几乎难以识读。从保存文献原貌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可取的。

（三）全集抄本

由于各种《念楼全集》形成时间比较晚，都有外集部分，其中既收录了刘宝楠道光二十年以后的诗文，也把原先被孔继鑅等人删减的一些诗文重新收入其中，因此比南京图书馆藏的孔批八卷本多出许多篇章。

但是，各种全集抄本除了抄写的大量错误之外，几乎都有部分的残缺，上述孔批八卷本中被删去的若干篇章并没有完全录入。其中，可能是由于旧时书贾的偷工减料，因而有多种全集本内容缺漏甚多，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扬州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全集抄本，虽然都有正集和外集，正集都是八卷，外集都分为三卷，但是它们都缺少各种序跋和题识，而且所收的诗文篇目不全。

与其他版本相比，大多数全集本所缺少的杂文有《黄塍沟先茔记》、《味雪斋文抄序》、《十经斋文集序》、《元氏县八蜡庙碑》、《元氏县龙王庙碑》、《清故中宪大夫钦加兵备道衔河南怀庆府知府汪君墓表》、《清故优贡生候选儒学训导刘君墓表》、《清故仪征县学生王君墓表》等八篇；所缺少的诗歌有《舟夜》、《拜姑行》、《古从军行》、《题山人居》、《花落》、《出郭》、《夜别伊少沂》、《世交诗》、《见桃花作》、《秋声》、《山家题壁》、《题阮氏妹涧芳恭人纂荣孤山图》、《题吴莆田先生自强观瀑遗像》、《题张幼樵安保寄巢夜话图》、《放歌呈张赵亭学师暨陆小岩乔颖仲菜》、《初春南行张赵亭学师招饯学署感怀述旧》、《摄山下观云》、《吴陵行赠康瑞伯发祥》、《七夕》、《赋得庭乌夜啼》、《赋得梁间燕呈张赵亭师》、《题阮丈梅叔珠湖渔隐图》、《题王礼思先生宗敬负米图》、《咏高士》、《自题小像》、《八月七日重集簪园》、《安丰道中》、《道藏有按月持斋洗目方予以病目试之感赋》等近三十篇。可见，这些号称"全集本"的《念楼集》并不是真正收集资料齐全的版本。

在诸多的全集抄本中，尽管也有一些校对比较精细、内容较全的版本，例如国家图书馆分馆所藏的刘韩斋校本、上海图书馆所藏的胡玉缙校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无名氏校本，但是总的说来缺文较多，而内容比较完备的还是应该算台北的文海本。

（四）文海本

台北文海出版社根据"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的稿本影印出版的《念楼集》，我们简称为"文海本"。文海本既有正集和外集，也收有刘宝楠道光二十年以后所作的许多诗文，其中包括诗六十二篇、杂文五篇；还收有戴絅孙的《念楼集序》、梅曾亮的《刘楚桢诗序》、

孔继鑅的《题念楼集即送念楼入都》、刘恭笏兄弟三人的《念楼集书后》，刘启瑞与张炳堃的亲笔题识以及一批被各种“全集本”遗漏的作品。仔细比较一下，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些“全集本”，实际上就是由文海本或孔批本删节而成的，抄写者删去了所有的序跋和少量的诗文，另外又将文集部分放到诗集部分的前面，以表示版本不同而已。

此外，文海本还具有以下的优点：

1、校对较精

文海本经过刘恭冕、刘启瑞与张炳堃等人的精心校对，错误较少，例如不少稿本与全集本中误写的“袁山松注《三国志》”，在文海本中已经校正为“裴松之注《三国志》”；而且文海本还保留了许多校勘记，写入注文之中，例如卷一《栖霞驿晓发》注：“‘远入’一作‘曲抱’”；《纪哀》注：“‘惴惴’一作‘自责’”，‘何似’一作‘不若’”。外集《读史有感》“忍见煤炭臭污白饭，谁知薏苡误黄金”一句注：“颔联一作‘三献荆人轻白璧，十年贞女贱黄金’。”这些校勘记对于我们整理和研究刘宝楠的作品非常有用。

2、注释详细

文海本《念楼集》中有不少小字注文，其中一部分为刘宝楠自注，例如“所好轩，先高祖舍人读书处，府志竹峯亭即在此。宝应城内宋泾河侧，今为家祠，西偏有亭，仍其旧额”，“（六一堂）堂在府署，予与少沂读书处”；一部分为刘恭冕所加的注文，例如《修建宝应祀典议》标题下有“男恭冕谨注”字样，其正文与《崇报祠赞》、《遗爱祠赞》、《先正祠赞》等赞词中都有大量关于宝应历史人物事迹的注文，这大大丰富了宝应祀典的内容。《爰盎论》一文之后有“恭冕谨案：《法言·源骞篇》以鼌错为‘愚’”，爰盎为‘忠不足而谈有余’。夫人臣谋国，利害所在，自当直言无隐，岂得缄默苟容，以保富贵？错忠于所事，帝亦知之，而因盎之言遽诛错以谢吴，卒为盎所欺。吴不罢兵，是愚在帝不在错也。盎谈有余，诚如所讥，然盎自是奸臣，以为‘忠不足’者，盖犹为宽仁之辞，非确论也。”刘恭冕的这一段注文更加便于读者理解刘宝楠的观点。

3、眉批丰富

文海本《念楼集》中有不少眉批，这些眉批当为刘恭冕所加，因为在外集中，第539页书眉有对《元氏县文庙碑》修改的一段文字：“元氏圣庙在城内东南隅，世有修葺，载在方书。历年久远，庙室复坏。道光三十年□□承乏兹土，教谕宁鹭宾、训导张灼并以为言……”。从作者用空格为刘宝楠避讳的迹象看来，眉批当然是刘恭冕所撰。

文海本眉批的内容有三类：

一是补充注文，例如《修建宝应祀典议》一文的书眉增加有“少卿，《万历扬州志》作上饶人”的注释；《荀　论》一文的书眉补注说：“见《三国志注》引《　别传》”。

二是补录佚文，例如卷一书眉补录了《愁雨》，卷二书眉补录了《题张幼樵安保寄巢夜话图》，卷四书眉补录了《赠钱童子》。外集书眉补录了《北行将发》、《京兆闱中中秋》等诗篇。

三是反映调整篇目的意向，文海本的不少书眉都单独抄写了一些诗文的篇名，其中大多是外集的篇章，但是也有一些内、外集都不见的内容，例如第八卷第400页书眉抄录了五篇文章的标题，其中《皇清诰赠中宪大夫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加二级单公墓表》、《清故中宪大夫钦加兵备道衔河南怀庆府知府汪君墓表》、《清故优贡生候选儒学训导刘君墓表》、《清故仪征县学生王君墓表》等四篇均在外集，另一篇《清故三河县知县刘君自作墓志》则是刘宝楠的临终遗作，在任何版本的《念楼集》中均未收录，这说明刘恭冕确实曾经有重新整理、补充《念楼集》，将外集与内集合并的打算。这些眉批对于整理、研究《念楼集》都很有价值。

当然文海本《念楼集》也并非十全十美，它也有一些缺陷，主要是：

1、文海本比孔批本少了十八篇诗歌，主要是孔继鑅在八卷本中认为应该“删”和“另存”的篇章，一般的全集本均未抄录，文海本也没有搜罗进去。

2、内集和外集内容互相重复，共计重复了二十七篇诗歌和两篇杂文，其中正集所收录的《味雪斋文抄序》与外集中的《味雪斋文

抄书后》实际上是一篇文章，仅有少量文字不同；而另一篇《答陆小岩书》，内集、外集从标题到内容完全雷同。

3、没有收录任何人的题识和评论意见。

4、仍有少量错字，例如卷一《东园即事》诗中“岂伊性孅啬，劳获生俭思”二句，“岂”上多一“荀”字，“获”下少一“生”字；《栖霞驿晓发》诗“青山远入楼”一句，抄成“青山入入楼”，均系明显错误。

5、存在一些文字空缺。出现文字缺漏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文海本影印的底本——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的稿本有所破损，影印时也无法复原。例如文海本第170－178页因为底本残缺而缺少了近三十个字。

6、有不少文字作了修改。文海本《念楼集》中的一些诗文词句都有删节和改动的迹象，从笔迹与内容看来，修改者应该是刘宝楠之子刘恭冕。修改的原因有多种：一是为了更加准确地表达意图而修饰文字，例如将“日或不食”改为“日不再食”，“早负时名，领袖后进”改为“早负诗才，誉周当道”。二是为了精简文字，例如《元氏县龙王庙碑》、《元氏县文庙碑》的文字都作了大量的文字压缩。三是为追求文字的雅驯，将一些似乎不入大雅之堂的文字删除掉，例如《潘善人传》中删除了潘桂庭笑对族人“以粪涂门”的事例。四是为了避免笔下生事，例如《乔征君下河事宜纪事考》一文删除了其中乔莱拒绝接受贿赂的事迹，丢掉了“河臣使其客以厚利啖君，君笑不应”一段话；《荀　论》一文中，删减了大段认为荀　只是为曹操考虑，根本不是为了汉朝帝王着想的论证文字，去除了“其不为汉，一也”，“其不为汉，二也”，“其不为汉，三也”三段话。

应该说，刘恭冕对《念楼集》所作的修改，在当时孝敬先人的角度上是对的；但是用今天的科学眼光来看，显然是不符合历史文献整理的要求的。所幸者是，刘恭冕修改《念楼集》时，主要是采用点删、点改的办法，也就是在原有的文字上加黑点，以表示删改，而不是完全抛弃、另行抄写，也不是涂抹原文，所以我们还是能够比较容易地恢复刘宝楠的原作原貌，同时又可以将刘恭冕的修改文字保存下来，作为参考资料。总的说来，文海本的《念楼集》还是各种版本中收集资料最多，错误缺漏较少，比较完备的一种本子，应该作为工作底本，充分加以利用。

总之，今天我们重新整理《念楼集》时，应该认真审查其版本源流，比较其内容多寡，校正其文字谬误，清楚地看到《念楼集》的各种版本的优缺点。既应该利用收集资料最多的文海本，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孔批八卷本和各种稿本，甚至是利用错误较多的全集本，以弥补文海本和孔批本中书页残缺的不足。为了更加便于读者了解《念楼集》的作者及其社会背景，我们在整理《念楼集》时，还应当尽可能收集更多的刘宝楠作品，更全面地收集有关《念楼集》的各种序跋和题识，使新的刘宝楠集成为内容最丰富、史料最准确、体系最完整、最便于读者使用的精品文献。